

娜 嘉

姆拉登·奥利亚查著

(供 內 部 参 考)

娜

嘉

[南斯拉夫] 姆拉登·奥利亚查著

楊元恪 巢容芬 金谷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Mladen Oljača

Naba

"Veselin Masleša", Sarajevo, 1963

娜

嘉

书号 1773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 320 号)

字 16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 (c) 1.45 元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当我听说他死了的时候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能相信。多么突然、多么荒唐啊！他的死讯传得很快，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。他的熟人都说，这是假的，是开玩笑，是他捏造的、故意玩弄的花招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名声。我也说，这是他的自我宣扬的一部分。可是不久，文学家协会的殷勤而细心的女秘书告诉我说，这消息是真的（她说话时声音颤抖，当时天空中低沉的钟声迴荡不已，像是在给谁送葬）。当她告诉我他是怎样自杀的时候，我吃了一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拿着电话听筒，无力把它挂上。后来，我虽然放下了听筒，却依旧站在那里，默默无言，像一块石头似地呆立不动。

我回到厨房，告诉我的妻子出了什么事。她也吓了一跳。我只好推迟午餐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到编辑部去通知同志们（有些人已经听说了，娜嘉当时不在）。我给斯尔佐同志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告诉杜戈尼亚，请他为葬礼准备悼词。我们找到了死者母亲的住址。我想向她表示慰问。

我穿上丧服，来到卡列梅格丹公园附近的一所小屋。

我代表編輯部向死者的母亲致哀，并且交给她五万第納尔，作为安葬費。她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我觉得，她在为她儿子的死而責备我。为什么責备我？难道是我的罪过嗎？

我向他的母亲告了別，可是有罪的感觉却不断涌上心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这种感觉从何而来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怎么会是我的罪过呢？

难道我没有帮助他？难道我没有鼓励他？难道我没有向他让步？难道我没有尽力使他在同志們的眼里变成一个很容易得到我的諒解，他的一切都得到我的諒解的人嗎？他可以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；可以不到編輯部来上班；无需在办公室里从上午七点坐到下午二点；可以不参加會議；当我们拆活字版时，他没有义务在印刷車間值班。他曾經到自己选择的地区去旅行过。他可以随意确定題材。一个星期写一篇，有时还可以少些。即使整整一个月报纸上没有他的名字，也没有人向他追究責任。他的收入很可观，常受到奖励和表揚。每次他的詩在我們的报纸上发表，都另有一笔专门的稿費。他还要什么呢？

也許正是这种优厚的待遇致他于死地。一个人假如不同生活密切联系，他很快就会沾染上放蕩的习气。整天游逛，瞎聊閑扯，放蕩不羈，溜大街，还要侮辱別人。最后终于顾影自怜，忧伤起来，把自己看成世界上多余的人。

可是我們也曾敦促他工作。他經常到最偏僻的地区的去。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斯拉夫，有些地方还去过三次。他描写过伐木工人、捕魚工人、合作社社員、飛行員和航海員的事迹（这些都是他喜爱的題材）。他希望去各个地方，多看一点东西，多結識一些人。可是酗酒妨碍他上进。有时他也自欺欺人：捏造一些从未有过的消息和从未見過的人物，并且把这种拙劣的作品拿来发表，因而遭到了讀者的反对，他們給我們写来了許多抗議信。为此，我曾經极严厉地批評过他，同时也批評了他的酗酒行为。我曾經吓唬他說，如果他繼續酗酒，就要把他赶出編輯部。我还向他提到解雇的事，使他知道有可能失掉工作。

你对他說过这些话。你說过，編輯部决定不再同他合作。你对他說过，請他另找工作，因为他損害本报的声誉。你对他說过，我們的報紙是政治報紙，因此我們不能再容忍这种事。你曾經通知他：他可以再拿三个月工資，三个月后如不另找工作，就将被解雇。难道你没有提到解雇嗎？

我想吓唬吓唬他。

假如不制止的話，这不是不人道嗎？这是对別人的自由的攻击，戈兰同志。进行严重的威胁是违法的。

我早就把这个决定通知了他。我相信只有恐惧，只有为了生存不受威胁而斗争才会使他放棄酗酒。后来我想再吓唬他一次。

不过这毕竟是决定，而不是威胁。你不是还向他提到过被捕

的事嗎？你說過，你再不願同蹲過監獄、蹲過我們的社会主义監獄的人合作了。你把他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叫做卑鄙行为。你甚至还說，并不排除可能在这种行为后面隱藏着的政治原因。你承認，你相信这种行为也許会成为某些外国势力及其新聞記者手中的把柄，他們正是利用这类思想、道德上不坚定的分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的。你想用这些話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，自己的决定是必須采取的。

这也是恐嚇行为。我曾經竭力想，也許最后还可以有一次机会帮助他，挽救他。我願意为他提供立功贖罪的机会，願意最后一次告訴他，他的命运将由他自己决定。

你怎样证实你說的这些話呢？

很难证实，因为沒有证人。我的确很喜欢他。我借給他錢，並沒有想到他什么时候还我。他的出差賬目是我批的，是我同意的，尽管这些賬目往往是可疑的和不清的。他出差期間的費用总是超过規定的数目，回来总要拉一身債。我替他还了債，有时候也認可了他的純粹是浪費的一部分开支，例如在城里雇馬車，經常乘出租汽車等等。我曾經請求斯尔佐同志給他一笔在瑞士疗养的外汇。斯尔佐同志答应了。当我們討論关于把他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（由于酗酒）的問題时，我曾經为他辯护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嗜酒成性的病人，而不是坏蛋（許多人都指責他不守紀律，散漫松懈，有市儈习气，受西方影响）。有人

建議把他开除出联盟，而我第一个起来反对。我說，我們不要懲罰病人，我們应当把病人送去治疗。我記得，当他被捕的时候，我說过，我不相信这是政治性問題（当时娜嘉哭泣不已）。当詩人被关进牢房时，我也对审訊人員說过这种話。这不是证明我的善意嗎？

为什么你不給他房子？报社里最近一次分配房子的时候，工会主席建議分給他一間房子，可是你却反对。你为什么反对？

我所以反对，是因为我們曾經給过他一套房子。那是三年前的事。我們給了他兩間很漂亮的房子，可是后来給他卖掉了，卖了五、六十万第納尔。他把这笔錢統統拿去喝了酒。他在咖啡館里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哭哭啼啼地說什么住在連耗子也爬不进去的洞里。所以，最近一次分配房子的时候，我完全贊成分給女清洁工瑪丽姪，而不贊成分給他。

你总是很激动，甚至很不安。假如你的真心是純洁的，那干嗎要这样惶惑不安？干嗎老是喋喋不休地談論他的自杀和自己的善行呢？

我不能承受这种死亡，因为显然这不是自然的死亡。我准备承受一切，但不包括这种死亡。我准备承受最不愉快的事情，比方說，政治迫害、偷越国境、或者其他公开的丑事。而这种死亡却使我感到惊慌和恐惧，因为我沉痛地承认，某人已不在人間，永远不复存在。我更沉痛地承认，某人在临死的时候，也許提到了我的名字，并且用我

的某种过错和不良行为来证明他的最后决定是正确的。纵然抛开这一切，不去想自己的过失，但是在发生了这样的死亡事件以后，在一个人心中毕竟会留下某种痛苦、悲伤、沉重和不幸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破坏你的心情，使你无法平静。

你杀死过一个人。

那是发生在战争期间。我并不后悔，尽管我想起这件事时总是很难过。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总是认为，事情应该是那样的，因为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，这些规律支配着人们和他们的命运。因此我可以问心无愧地、十分理直气壮地谈论那件事情，因为我彻底履行了自己做人的义务。可是我一再怀念这位死者，尽管我竭力想忘掉他的死亡，它却总是更牢固地缠着我。

人们给他埋上土，而我却不敢望一眼。我闭上眼睛，一再自问：“是我的罪过吗？他走上死路是由于我的过错吗？”我回答自己说：“我没有错，不，我没有错。我想拯救他，而不是想戕害他。”我又向掘墓人瞥了一眼，他们冷漠无情地往死者棺材上撒土。土堆已经隆起，墓上摆好花圈，这里有我亲自摆上的、我们编辑部献的、用红菊花编成的花圈。我在刻着他的名字的墓碑前站了片刻，然后很快地离开了。

我出了大门，向大街走去。

“你们是想用动听的词句和华丽的花圈把我掩埋掉

嗎？”死者笑着對我說，“你聽見了嗎，我的老爺？我終於使你擺脫了擔憂和不愉快的心情，因為從此再也不會有人指責你，說你在編輯部里錄用了一個損害你們報紙聲譽的人。我死了，可是誰也不用為我的死而感到不安。願人們在夜晚里安靜地喝着啤酒、白酒或是葡萄酒，吃一盤煎肉餅和烤肉丸，或者吃一份放了很多辣椒和大蔥的熱菜。請你們相信，我的死是我的私事，它決不希望成為抗議或公開示威的形式……”

你錯了，我的可憐人。酗酒和自盡不是世界上最聰明的辦法。這只不過是那些無所事事的人臆想出來的、人們不斷重複着的美麗的詩意的畫面。但是正如你經常強調的，詩人的描寫永遠不能同生活的主流協調起來。詩人倒很輕鬆，他沒有必要同社會義務步調一致。最痛苦的是普通人，因為他們必須按照自己做人的義務生活。

我的可憐人，今天我將發表文章悼念你，為你送葬。我將重複人們寫過的東西：一個有很大抱負的年輕人，由於不幸事故而喪了命，云云。我不便說你是自殺的，因為這樣一來就會變成控訴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發生自殺案件，會有這種事嗎？）。我將再次刊登你的照片，也許還要刊登葬禮的照片（如果有同志致悼詞的話）。這樣就夠了，因為我們的報紙不是文學刊物，不需要詳盡地描述這種事情……

在作了這一切之後，我夠得上稱做他的朋友嗎？我

是他的忠实的朋友嗎？無論過去和現在我都是他的忠实的朋友。可是我好像不相信，我要再次证实，让所有在世的人都了解，我曾經是怎样对待死者的……

“我会思考問題，”他一边說，一边把我和娜嘉推进屋里。“可是我的時間很寶貴。你們知道，我是一个直观的馬克思主义者，尽管我住在連耗子也爬不进去的洞里。我向全城发表演說，因为我十分关怀人类的命运。卢克莱茨說过，‘人类是一幅可耻的写照！’我同意他的說法。我的不幸的人类啊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問題解决了嗎？我对此极为关心，因为我失去了成为菲德尔·卡斯特罗軍隊的少校的机会……五金工人大叔，我算是一块真金嗎？”

“你又喝多了！”

“你羡慕我說的头头是道。假如对美妙与和諧不抱幻想，那还有什么幸福呢？赫拉克利特說，水从大地流，万物水中生。也可以換句話說：酒从大地流，万物酒中生。据傳說，大地浮在水上。也可以換句話說：大地浸在酒中。假如圣約翰是在桶里而不是在約旦河里給耶穌施洗，我可以肯定耶穌是会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，因为那样耶穌就不会向他所信賴的白痴作徒劳无益的傳教了。耶穌忘記了，天才和蠢貨是同时存在的。我的老哥，是这样嗎？是像理查三世的密探所說的那样嗎？”

“去睡觉吧。”我央求他。

“你怎么啦，我的老爷？你想当大主教？一个诗人有权批评那些相信大主教的黄金狗屎的……”

• “当心你在胡说些什么！”

“我觉得，伟大人物也不免要可怕地遭到一死。因此我决心活上一百岁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我喜欢那塞尔维亚人引为骄傲的火盆，我喜欢吃烤肉丸、煎肉饼、油煎饼、奶酪饼、熏肉片；我也从不放过野味、鱼和薄饼。不过医生嘱咐我，只能吃那些不会刺激肝脏的东西，因为我的肝神经过敏，而且有些肿大……”

“你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……”

“这是由于我的肋膜像电梯一般上升到了心脏边，并且同它粘连了起来。据说肿的不大，心包不会积水。不过我作为一个直观的马克思主义者，预感到（我就好预感）我的肝会肿得像一块大烧饼。胃积水是不舒服的，这是江湖医师也懂得的。当胃里积水时，两条腿越来越瘦，脖子越来越长。这样人就会死去，被送进‘新公墓’，然后把他埋掉，为他致悼词，献上华丽的花圈。所有的诗人都注定要在年轻的时候死掉，就像不幸的切特尔顿……”

“回去休息吧，”我求他说。

“其实我很喜欢航海家，”他抱着吉他，间歇地、无精打彩地拨弄着松弛的琴弦，“杰克·伦敦是我的兄弟，他曾在许多海洋航行过。阿瑟·韩波也是我的兄弟，他同

人們告了別，便駛向遙遠遙遠的地方，到嗅不到現代文明的臭味的地方去。由於我發現事情並不是很好，我希望旅行到遠方去。越遠越好，比方說，到海地島或者非洲去，和當地人分嚐香蕉，並且像海明威先生那樣去獵取老虎。韓波敢於犧牲一切，甚至犧牲自己的詩歌，可我不是韓波，因為我是另一種材料造成的。我是塞爾維亞人，我的心是多愁善感的，就像我的曾祖母的心一樣……您是誰，姑娘？是真金還是假金？”

娜嘉聳了聳肩膀。

我沒有說話。我覺得娜嘉同情他。難道她同情一個使我擔憂和傷腦筋的墮落的人嗎？

他拿着一束白花，喃喃地說道：“我想在這個女人身上找到幸福，但是偶然遭到了挫折。姑娘，您有什麼幸福或失意的事情嗎？您要知道，愛情和愚蠢總是形影不離的，就像狗和它的影子一樣。在您的眼神中有一種屬於叛逆的東西。您是學文學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”娜嘉說。

“學文學並不光彩，”詩人笑着說，“我在那個巢穴里就認識您了。您常常來聽我們的冗長的文學講演，對嗎？”

“是的，”娜嘉說。

“那麼請您也認識認識我吧：我叫費朗特·帕拉，自由思想家。有時我顯得滿腹心事，這是因為我在養精蓄

銳，以便扩大再生产。我的故乡是恰恰克，那里气候很好，盛产李子、谷物和葡萄。在我的故乡，人們常常像教堂助祭阿瓦庫姆^①，或者像坦納斯科·拉雅奇^②那样在大炮旁被处刺刑。我們的祖先活在世上，是为了告訴自己的子孙应当怎样为自由而牺牲自己，他們自己正是在戰場上捐軀的。姑娘，我不喜欢你的面孔……”

“很抱歉，”娜嘉說。

“我把这束花送給您，纵然花瓣雕謝，您也要記住我……別了……”

別了，別了，揮手告別吧！

可是，同志，我終有一天要死去……”

他一边走，一边撥弄着松弛的琴弦。

我望着他。他有一副寬闊的肩膀，蓬松的头发下面露出寬闊的前額，一身不整潔的服裝，一双骯髒的皮鞋，鞋边露出很皺的袜子。这一切都使他显得忧愁、頹喪和茫然。

“他是詩人嗎？”娜嘉問道。

“是一个墮落的家伙和瘋子……”

“所有的詩人都是有点儿糊塗的。”

① 波斯尼亚人，1814年参加反土耳其統治的暴动后，被土耳其人处死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坦納斯科·拉雅奇(?—1815)，第一次塞爾維亞起义中的英雄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“他是編委嗎？”

“是的。我不知道对他該怎么办。在我来以前他就在报社工作了，可是誰也沒法子把他撵走。”

“干嘛要撵他？难道他沒有才能？”

“在塞爾維亞每個人都有才能，但是这种才能却无情地散失，很快地烟消云散了。这是一个天才和懶汉之国：有些人一輩子都消磨在无所作为的空談中，而有些人，他們虽有天才，善于发现問題，但却极其糊塗和愚蠢。他們消磨時間，酗酒，侮辱別人，使周圍的人胆战心惊，浪費金錢，损坏身体，烂在骯髒的、烏烟瘴气的咖啡館里。有时候他們也写点东西，并认为因此有权在公共場所破坏秩序。假如每個人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某些成就后都攻击我們，那会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他在报社里是搞哪一栏的？”

“写通訊，有时也发表詩。”

“这么說我們是同行了？”

“看样子您很高兴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他是能迷惑人的，”我心里想，“他是个快活的人，非同寻常的人，他說話时总是漫无边际、滔滔不絕。娜嘉甚至很喜欢他，她在他的身上发现別人不具备的东西：聪明和由于狂热而引起的豪放。”

“娜嘉很喜欢他，”我心里想，“这可不好。她不应该眼睛望着别人，她是我的。我让她参加编辑部并不是为了让她热情的眼光被流氓所分享。这是我权限内的事情。”

她那雪白的脖子使我产生一股热情，使我感到茫然和慌乱。当她出现在我眼前（从斯尔佐同志的“雪佛洛莱特”牌小汽车里出来）时，我的两眼久久地盯住自己的皮鞋尖，我的不安和激动情绪不断增加。

诗人加剧了对我的威胁。我感到这种威胁在我头上盘旋。“假如不是你的酗酒使我们分手，那一定是娜嘉把我们拆开，”我对自己这么說，并且认为，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最大的和最危险的对手，“倘若不是由于你酗酒而把你撵走，诗人，那么我肯定会由于这位绝妙的女人而把你撵走的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我知道，我将遭到新的危险：女人、孩子、党、处分，可能还要掉脑袋，就像已进入坟墓的、不幸的德拉什科·雅鲁加那样。

可是诗人走开了，我又和娜嘉在一起了。只有我们俩，我们面面相望。我的视线移到她的手上，然后又移回原处。她使我的眼睛模糊，又使我的眼睛雪亮，一会儿鞭打它，一会儿又抚摸它。我鼓足力气，像是一个吃了败仗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寻找自己的士兵一样。可是我没有吃败仗，尽管她的美貌使我吃惊。

我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把自己的对手尽快撵走，我要

战胜他，并且消灭他。

我的良心并没有把我吞没。我知道，搞到漂亮女人正如得到自由一样，往往也是要踩过死尸的。

娜嘉，娜嘉，你干嘛迷人？你进来时，望了我一眼，笑一笑，甩一下头发，晃一晃腿，扭一扭身子。你为什么要用许多问题来难为我。娜嘉，我害怕你的出现，害怕你的笑容，你是斯尔佐同志介绍来的，其实和讲情面差不多。可是谁授权我向你再次让步的呢？为什么我让你写通讯呢？你办事不是很急躁和轻浮吗？难道大多数漂亮的女人都不愚蠢吗？要是**就业委员会**向我提出不愉快的问题，我该说什么呢？

我将对他们说：“娜嘉是斯尔佐同志介绍来的。我只不过执行他的意图罢了。他向我们打了招呼，说他还能给我们送来新干部……”

是这样吗？

斯尔佐同志可以介绍他想介绍的人，但是他并没有规定我要给娜嘉分配什么工作，也没有要求我一开始就向她让步。难道我这样做是受人之托吗？当我看到娜嘉的时候，我就愿意为她效劳，使她感到愉快，对她表示无限倾心。难道我不希望得到她的酬劳吗？难道我不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她的青春和美貌所给予的一切吗？

我在等待娜嘉。我看着自己的模样，我走到镜子跟